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  
**拥抱**而已

Orange's love collection

橘子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

# 拥抱

而已  
橘子 著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51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想要的只是一个拥抱而已/橘子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903-1

I. ①我… II. ①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428 号

责任编辑:杜 丽  
特约策划:周 洁 王轶华  
封面设计:贺霹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6 千字  
开 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903-1  
定 价 24.00 元

两个名字,是这本书的由来。

曹正彦,书里男主角的名字,也是,我哥哥的名字,在满十八岁的那年,因为车祸意外而骤然离世的、我的哥哥;转眼已经十年,但感觉却还是昨天,十年前的昨天。在《不哭》的序里,我曾经写过这段话,而几年之后的现在,我发现,这心情,依旧是。

是在台北的那两年,我记得,那两年大概会是我人生中唯一的 OL 生活,而当时的工作是广告文案,每天我尽量让自己出现在办公室里,开电脑、泡咖啡、吃饼干、说老板坏话,然后花最多半小时、最少点两下鼠标的的时间写文案(或者我们戏称的功课),然后剩下的时间,先是闲聊再是上网;而当时我上网,百般无聊于是心生一个念头,我 Google 我哥哥的名字,结果却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空白得好像我的哥哥从来不曾在这世界上存在过那样,而当下我的感觉是有点难过却不太意外,因为哥哥走得太早,早得甚至当时网络还不太普遍;只是,虽然心底是这么明白着,不过还是……嗯。

第二个名字是萧雨萱。

算是我第一个开始认识的读者,在她之前,我其实是非

常和读者保持距离的那种作家，一方面是习惯性的低调，一方面希望写作和生活区分开来，不过小雨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或许是因为这个改变，或许是因为她名字里的雨，我发现我很想要用这名字写个故事，而故事里，还有我哥哥的名字，曹正彦，在此之前，Google 不到却真实存在过的名字，寂寞的名字，这，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名字。

这念头这故事从二〇〇七年初的冬天酝酿，直到夏天，才顺利启笔，最后是秋末，我完稿。

在它之前，每当被问起我认为的代表作时，我总毫不考虑地回答：《你在谁身边，都是我心底的缺》。然而在它之后，我想我会改口，因为我打从心底希望，我的这本《拥抱》，能够超越我的《缺》；因为书里的名字，因为书里的故事，也是因为，我真的认为，它超出了我的写作能力。

谨以此书，纪念我真正存在过、却不曾拥抱过的哥哥：曹正彦。

二〇〇七冬，雨夜里

## [ 目录 ]

|         |      |
|---------|------|
| 自 序     | 001. |
| 开场白     | 001. |
| 第一章 宿。命 | 019. |
| 第二章 约。定 | 043. |
| 第三章 改。变 | 071. |
| 第四章 暗。涌 | 097. |
| 第五章 移。转 | 123. |
| 第六章 推。翻 | 153. |
| 第七章 失。控 | 181. |
| 第八章 不。再 | 215. |
| 最终章     | 249. |
| 后 记     | 264. |

# 开场白

给我一个,重新认识你的机会。



之一

## 曹正彦

当我接到她的电话时只感到错愕以及不解,直到挂上电话时依旧是;因为首先,我们连认识都称不上,不,更正确的说法是:知道,但不认识。

我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这名字拥有某种程度的知名度,这名字拍过几部电影,上过几次访问,露过几次脸,还有,消失了很久,久到不再被谈论,却又还不至于被完全性遗忘的那种程度。

我和这名字的主人见过一次面,是工作的场合,不是记者会就是什么商业派对之类的工作场合,没记错的话当时我才刚进唱片公司工作,有个很厉害的办公室,很厉害的名片抬头,跟很厉害的名人打交道,手中有还不错的资源,虽然比起当时的她来还算有那么一点的小巫见大巫,不过总体而言,已经算是相当厉害的人生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我而言。

为什么?

在电话的开头,她先确认是我本人之后,接着在沙哑的声音里她简短地自我介绍,然后略略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理由,

最后作为这通突兀电话的结束，她问我今天方不方便见个面。

在电话里她的用语很有礼貌并且客气，可是她的声音里却有明显藏不住的、明显藏不住的什么，感觉很像寒流来袭时的冬天，太阳是在天空露脸了，可是温度依旧叫人哆嗦那样；并且，就算只是透过声音而非见到本人，依旧明显感觉得出她有种不允许被拒绝的姿态，与生俱来的那种。

姿态。

所以我没有拒绝她，我于是答应她，在短短一分钟不到的通话之后，而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会，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通常是我起床的时间，当然前提是如果我还有工作的话。

为什么？

我失业已经将近一个月了，部门裁员是原因，而其实对于这结果我完全不感到意外，因为唱片业已经不景气很久了，太久了，主流的流行音乐都已经风光不再了，更何况是我们这进口非主流摇滚乐团的部门。

我没有赶上音乐界的美好年代、大牌歌手动辄唱出百万销售量的美好年代、歌手所要做的只是把歌唱好的单纯年代，对于这点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反正我也没有贡献过几张钞票在主流音乐上，我买的是唱片，还有原版的摇滚乐团 CD。

我只是有点难过我这几年经手进口的唱片不再会有被欣赏的机会,就算只是被摆在唱片行角落等待着少少的人将它们拿起的机会也没有了,而那些真的都是非常好的乐团、非常棒的音乐呐! Underworld, Chemical Brothers, Orbital, Prodigy, Faithless, Infusion……数不清呐。

为什么?

起床,慢吞吞地我洗脸、刮胡子,因为时间很多的关系,我甚至又冲了一遍澡,接着把音响开到最大,在厨房里我给自己煎了两颗荷包蛋和培根,切了一片厚火腿和奶酪,然后装盘,接着从冰箱里拿出可乐打开瓶盖,就着音乐吃个摇滚味的早餐。

虽然已经尽可能刻意地放慢速度吃早餐了,可是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是很久,久到足够我再一次犹豫要不要回高雄老家去的决定?叹了口气,这个问题再一次地困扰住我,于是点了根烟,我抽,当烟捻熄时,这老困扰竟也奇异地消失殆尽了,真好,每次都管用。

关了音乐,洗了盘子,把可乐的罐子丢到垃圾筒之后,我要自己先出门去走一走,本来是打算散步到健身房的,结果却不知不觉地漫无目的地乱走了起来,就这样直到约定的时间将近时,我停下脚步想了想正确的方向,然后转身换了个方

向,我继续走,走向和她的再见面。

为什么?

约定见面的时间是下午三点钟,而她挑了 N. Y. Bagel 这地方,我想要不是她住在这附近的话,大概是因为这里全天候提供美式早餐的缘故吧?她感觉上就是这时间才吃早餐的那种人。

我猜她大概也是那种无论醒在几点,但第一餐绝对是要吃早餐的人。

我大概提早了十分钟左右到达,本来估计是要等她一阵子的,因为除了她的电影之外,很会迟到是我(或许还包括所有人也不一定)对她的第二印象,然而结果当我推开大门时,却惊讶地发现她已经到了。

惊讶。

一推开大门我第一眼看见的人就是她,而她并没有认出我来;严格说起来她算是美人的那一型,白皙、大眼、高且瘦,可不知怎么的,所谓美女的元素在她身上却反而薄弱,薄弱到甚至令人紧张,好像不要恭维她这点比较好的那种。

紧张。

为什么?

“嗨！你好，我是曹正彦。”

走向她，我说，接着她抬头，有点困惑地望着我，仿佛她预期见到的并不是她眼前的这个我那样，困惑；我当下有种想要立刻掉头走掉的困窘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短短一分钟不到的见面，她甚至连句话也没说，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个能够轻易左右别人情绪的女人。

清楚地感觉到。

“你好，先点些什么吃吧。”

她说。简明扼要，不多余也不客套，很像她的电影，或者应该说是，她这个人会有的作风。

点头，坐定，点餐，抽烟。

直到我的餐点送上之前，她都没再开口说任何一句话，仅是默默地抽烟，还有，喝咖啡；虽然隐约感觉到她好像会生气的样子，不过我还是笔直地打量着就坐在我眼前的她：马尾素净地扎在脑后，没猜错的话应该只是用黑色橡皮筋绑着吧？

她的脸上脂粉未施，搞不好连隔离霜也没上，她穿着灰色的棉质长裤，上身是无袖的白色T恤，脚上踩着运动便鞋，我有点佩服她的自在穿着，除了在健身房以外，我的眼睛已经很久没适应过这样自在穿着甚至是净素脸庞的女生了。

我总是很佩服在东区还能这样自在穿着的女生。

她还是我记忆里的消瘦，她其实是个高挑的女生，没记错的话身高应该将近一七〇，但此时坐在我对面的她看来却娇

小,我想那大概是她驼背很严重的关系吧!

这是我第一次得以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着她,而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真正具体地感觉到她真的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这个事实;而令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且错愕的是,她竟让我想起张靖,她们长得不像,她们气质不同,可是她竟让我下意识地想起张靖。

为什么?

看来她是没有什么要说话的打算,没办法只好由我这边来打破沉默,于是我选择了挑明着说:

“如果你是想找电影配乐的话,那我已经离开唱片公司了哦。”

“唱片公司?”她看起来更困惑了,“不,可能我在电话里没说清楚,不过我已经很久不拍电影了。”

这下困惑的人不只她一个了。

捻熄了烟,我看见有抹微笑浮现在她的嘴角,浮现在她的嘴角,却没进到她的眼底。

好厉害。

“我已经很久不拍电影了。”

她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把咖啡喝完,喊来服务生,她要求续杯,我不知道这是她续的第几杯咖啡,不过我留意到这年轻

的服务生并没有认出她来。

我已经很久不拍电影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的她，感觉像是身体的某个插头突然被插上通电了那般，把新鲜的咖啡送进嘴里穿过胃袋之后，她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起大量的话来，大量的话，用快转的速度由她嘴里送出，这点她倒是和以前一样。

她讲话的速度很快，快得让人感觉到压力；无论是从前的她，又或者是此时此刻的她。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太敢在公开场合露面，因为很不方便，我怕会被认出来，我怕又要聊我的电影，怕又要被追着问我的拍片计划，甚至连被要求评论其他人的电影我都感觉到害怕。”

“没有拍片计划，这句话在那阵子我起码讲了几百次那么多，可是没有用，因为没有人相信，也对，因为好好的，干吗不拍了？也对；所以他们还是问，打电话来问，写 E-mail 问，跑到工作室去问，找我亲近的人问，连不亲近的也问；说破嘴也没有人相信我不拍电影了，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说到了最后，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了。”

“为什么？”

打从接到她的电话之后，就一直困扰着我的三个字，我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挑在这个时间点问出，而且我十分确信自己是问错时间问错问题了，因为她看起来很不高兴的样子。

“抱歉，如果你不想聊的话——”

“没关系。”

打断我，她说，然后试着微笑以缓和这紧绷的空气，不过不太成功，显然她自从不拍电影之后也顺便忘记该怎么微笑了。

在心底我这么刻薄地想着。

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不耐烦，于是捻熄了烟，她直截了当地问：

“你记得萧雨萱吗？”

她问，而我，怔住。

之二

## 萧雨萱

我感觉到他的不耐烦,我知道是时候了,于是捻熄了香烟,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记得萧雨萱吗?”

我问,而他,怔住。

那怔住的表情告诉我他记得,那是个现在包含过去的表情,或者应该说是:过去瓦解于现在的表情。那正是我想要的表情。

不设防,并且,复杂的真。

纯粹的复杂。

我庆幸他没枉费我导了场好戏,因为我不要他以为主导场面的人是他,我庆幸自己导戏的功力居然还在,我于是突然有点怀念从前还是导演的那个自己,我——

你为什么快乐?

我导了场好戏,在刚才。

刚才其实我是故意的,我感觉到他的防备,我察觉到他的伪装,我甚至感受到他的气馁、对自己的气馁,我于是决定引